

專訪作家簡媜

時間：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

地點：台北木柵

訪談記錄者：許瑞秋

問題：繼《紅嬰仔》之後，是否持續記錄兒子姚遠的成長歷程？我們很想知道一個作家如何教養她的小孩？

簡媜：我兒子現在已是小二要升小三了，我覺得兩歲之後是他開始社會化，這是他自己的部分比較重要，父母就變成一個觀察者的角色，而且接下來這部分跟現有體制比較有關係。我相信有些東西是比較沒有辦法教的，但是，他對國語的學習還蠻快的。對於小二、小三的學生，我傾向培養他多方面的興趣，我比較重視他生活方面的教育。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日漸漠視生活教育，學校裡老師在生活教育方面能做的有限，所以，我覺得家庭教育很重要。我聽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提起現在的大學生，感覺是匪夷所思，以前我們的眼中有長輩，現在的小孩幾乎沒有這種觀念。紀律、品格的部分，我覺得要從小教起。

問題：請問老師平常寫作的地點在哪裡？

簡媜：到處。以前上班的時候抓到零碎的時間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寫作。人家問你的書桌在哪裡？我家真正的書桌根本很少用。過去兩年小朋友唸小一、小二，只有半天的時間，我送他上學後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麥當勞。

問題：聽說老師最近在木柵這兒買房子，請問深坑的房子打算怎麼處理？

簡媜：等我搬來木柵後，深坑那兒就讓我小妹住。因為，木柵房子的空間有限，有些書

無法搬過來，讓我小妹住，我比較放心。從民國七十八年(1990)到現在已住了十幾年的時間，對那兒有了感情，而且我住的地方種了很多樹，竹子、九重葛、馬拉巴栗樹也都長得好高。

問題：您曾在演講中提到「老大情結」，請老師說說看身為「老大」的甘苦？

簡媜：老大在台灣鄉下社會是個很特殊的位階，他的位階介於父母和小孩之間。因為他是家裡第一個孩子，他會承受很多的疼愛，因此他對於家族的情感會比弟弟、妹妹強。阿公、阿嬤通常帶著家裡的長孫、長孫女去走親戚，所以他對親族的分布會比較清楚，如果他是個得寵的孫子(女)，他的位階可能大過父母，第一個小孩通常跟阿公、阿嬤比較親近。等他長大後，他會被訓練成一種很奇怪的動物，他的阿嬤可能在他面前罵他媽媽，他的媽媽可能在他面前罵他阿嬤，他兩種版本可能都聽到，但是，他不能傳達其中的是非，因為你兩邊都不能得罪，久了之後，他可能比較懂得處理人與人之間微妙緊張的關係，你會虛構幾句好話，讓你媽媽和阿嬤之間的關係不會那麼緊張。再來，老大要當弟弟妹妹的模範，從小自我要求就比較高一點，才能要求弟弟妹妹。老大情結到年紀大後，會更嚴重，因為弟弟未娶，妹妹未嫁，他們在工作、婚姻上遇到難題，都會來找你商量，再加上我爸爸早逝，這個部分的角色就會加重。我個人在求學方面不用家人操心，一直很順利，但是我弟弟、妹妹的狀況就不是那麼順利。我大妹後來唸靜宜大學，另一個妹妹唸高職，兩個弟弟高職都沒有唸畢業，因為家中的變故，加上青春叛逆期，所以他們在求學路上多了一些波折。後來我自己做了一些調整，因為有時弟弟妹妹的狀況、命運，也不是你能掌控的。

問題：老師在高中時就北上求學，這段時間如何和弟弟妹妹互動？

簡媜：我通常用寫信的方式。我到台北唸書時，小弟年紀還很小，我比較常給大妹寫信。到後來，我們家搬到台北是我自己做的決定。民國七十二年我大學畢業，大弟在

當兵，大妹那時在羅東高中唸書，小妹國中畢業，小弟還在讀國中，但是，未來勢必都會到台北來就學、就業，我就決定讓全家搬到台北來，一開始是在內湖租房子，半年以後在內湖買房子，一直到現在。當初我做這個決定時，我媽媽一個禮拜睡不著，阿嬤更是不能接受，但是，這是大勢所趨，他們不得不接受現實。因為家人如果不住在一起，會散掉，家中要有人扮演這個凝聚的角色，但我不能要求年紀小的弟、妹來做，我了解我在家中扮演的角色，但是這部分我沒有訴諸文字。我們家目前的關係蠻緊密的，這是蠻欣慰的地方。有段時間非常辛苦，我在聯合文學擔任編輯，我們貸款買房子，大弟在軍中又出事，和原住民打架被關緊閉，差點逃兵。退伍後，人也比較成熟，可以分擔部份的經濟壓力，後來他要結婚了，也是我這個大姐出面安排到對方家裡提親，去印喜帖、訂禮餅，我們家已經習慣將重大事情都交給我處理。還好，我小妹也為家庭付出很多，我們家的狀況套句俗話說，就是「豬不肥，肥到狗」。我們家的田地早早就分給男生，女兒什麼都分不到，但是為家裡的事大都是女兒在付出。我覺得人跟人之間的關係，沒有一套公式去計算，所以，也就不覺得委屈了。我對家人毫不計較地付出，在於不忍，因為我阿嬤和媽媽很年輕就守寡，你不忍看到她們受苦。我從小就懂得自我要求，我媽媽從來就沒有擔心過我的功課、交朋友的狀況和工作情形。我媽媽和阿嬤是傳統價值的執行者，我媽媽的家族是個望族，是個大地主，但她是女生，所以沒有受教育的機會，她不認識字，她也是傳統觀念的受害者。

問題：對學術界及藝文界人士成立「台灣民主學校」的看法是什麼？

簡媜：我的看法只有四個字，叫「忍無可忍」！你會發現從事藝文工作的人，包括作家、導演，他對自己的工作十分癡情，不容易身兼數種角色，因為創作是他最一往情深的，即使你要他當官，都不見得能說服他。也就是說，這群最不可能燃燒的人都站出來了，我的感覺是他們對社會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。從這個角度來理解，這個團體也合該要出現。台灣目前問題的複雜度擴散，原來只是政治上的問

題，現在已擴散到整個社會。我的先生家族幾乎都是外省人，如果我不是嫁到一個外省家族，大概很難體會外省家族的感受。我們如果以很偏頗的觀點來看，會以為都是你們這群外省人到台灣來欺壓我們，這樣對他們很不公平，因為他們當年也是兩手空空來的。固然當年政府的政策對台灣人是有壓抑的部分，但不能將所有的帳都算在外省人的頭上，讓外省人承受莫名其妙的罪名。的確，他們都住在眷村，大部分的人都是公教人員，當時政府對公教人員有些福利措施，這些政策不見得能讓他們大富大貴，至少能過較安穩的生活。在我先生家族中，除了我是閩南人外，我先生的姐夫是客家人，其餘都是外省人，在聚會場合中，我覺得感覺關係很微妙，他們有他們的鄉音，有對家族特殊的記憶，講當年在大陸的事情，對我而言，的確是有一些隔閡，隔閡來自族群過去對對方的不夠了解，那種感覺是很微妙的衝撞。其實有些部分是共通的，當他回到台北的生活現場，大家的記憶是相同的。社會發展到現在，應該是各個族群有機會充分溝通。不管藍、綠，我們今天對於國家認同、台灣未來統獨問題，都有很大的辯論空間，除此之外，政策方面也須辯論，現在幾乎沒有辯論空間，只有顏色的問題。你知道再這樣下去，這個社會沒有希望。台灣受到政治人物的操弄，每次都得逞，你會發現選舉慣用的伎倆有兩種，一悲情，二仇恨。他傳遞出的現象是：幾乎我們每個人固執到沒有辦法聆聽，沒有理性，藍綠兩邊都一樣在操弄問題。造成有小孩的父母更悲觀，再這樣下去，我怎麼教小孩？舉例來講，鄉土語言重不重要？我覺得很重要，他讓你了解鄉土的根，但我看我的小孩在學校學鄉土語言的過程很痛苦，你這樣教，小孩會愛鄉土語言，還是不愛鄉土語言？對於父母都是外省人的小孩來說，他的鄉土語言是什麼？而且我們的教材不應該這樣設計，你可以將他影片化、戲劇化，生活語言是沒有文字的，但我們現在的教材是：上面是羅馬拼音、中間是國字，底下是注音符號，小孩可能學過英文，他可能看懂羅馬拼音，但是他拼不出來；中間有些國字他看不懂，下面的注音符號他也可能切不出來。我想如果能將小朋友愛看的〈多拉 A 夢〉配上台語發音、客家話配音，讓小孩從中自

然學習不就好了。因為選舉使社會充滿暴戾的語言和思想，這是現在的小孩未來要承接的後果。我覺得現在的執政者有一點想利用選舉來當麻醉劑，在瘋狂的選舉中，我們不用思考台灣未來可能面對的難題，譬如：老共的威脅、人口老化、山河破碎、生態自然的浩劫，再來就是外籍新娘所生下的新台灣之子的教養問題。我相信第一線的小學老師一定緊張以待。現在我兒子的班級已經有外籍新娘所生的下一代，他們的學習普遍比較慢，他們智商可能沒有問題，但處於教育弱勢。目前一個班可能只有一、兩個這樣的小孩，將來這種小孩的比例會愈來愈多，如果不廣開資源班來加以解決，他們到國中後，跟不上學習的進度，可能會成為中輟生，這些中輟生將來會演變為社會問題。現在這群吃好、穿好、睡好的小孩，將來可能要面臨老共接收的問題。台灣要面對的問題這麼多，但是我們不去討論解決的方案，只關心藍或綠的問題，你說，是不是很畸形？還有，最讓我感覺痛心的地方是知識份子沒有聲音。侯孝賢這些人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跳出來，冒著可能被貼標籤、被糟蹋的狀況挺身而出，他們心中也許這麼想：與其看社會繼續死去，不如犧牲自己來救社會。

問題：在您的寫作中，發現國中階段的描述幾乎是空白的，可否請老師談談您的國中生生活？

簡媜：國中是我的關鍵期，因為，我是在國中時決定到台北唸書。我國中生活可以說是個黑色時期，因為我父親在我國一升國二的暑假過世，家庭的變故，加上課業的壓力，那段時間因為太黑暗了，所以我不太願意去回想，現在因為年紀大了，就覺得無所謂了。那時有一種很想逃離宜蘭的感覺，因為死亡的陰影籠罩得太綿密了，我父親過世後，我媽媽就離開宜蘭到很多地方去工作，她換過很多工作。我家主要是我阿嬤留在宜蘭照顧五個年幼的孫子，又要忙田地、菜園的工作，又要承受喪子之痛。我記得我祖母常常要到墓園——廣興，從我家走到墓園約一個多小時，最常陪她到墓園的是我或大弟，縱使她沒去墓園哭，也常在我爸爸的靈堂

哭，她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哭一、兩個鐘頭，我阿嬤因為這樣，幾乎把眼睛哭瞎了。她現在九十二歲，眼睛已經看不見任何東西了。我們小孩在旁邊做功課，怎麼讀得下，在這樣的狀況下還能保持一定的功課水準，因為我的定力很夠，我的定力是被死亡訓練出來的。我一直處在這樣悲傷的現場，可是我知道我必須往前走才能改變一切，所以我在國三沒有跟任何人商量，就決定要到台北唸書。我如果繼續留在宜蘭的話，我感覺到我會枯萎，會死掉。如果我沒有辦法闖出一條路，我弟弟、妹妹也沒有希望了。我記得那時每次要從宜蘭到台北唸書，我阿嬤都會陪我從砂港坐公車到羅東搭火車，那時都坐票價比較便宜的平快車，或普通車，每次我進剪票口，都叫阿嬤趕快回去，她都不回去，一直站在剪票員的旁邊，看著我上火車，即使火車開走了她也沒有馬上離開，我那時看了真是心如刀割，但是，縱使心如刀割，腳步還是不斷要向前。在台北這邊也沒有人照顧我，一開始住在親戚家，後來親戚家道中落，我就搬到學校附近來住。我覺得我這輩子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，國中最大的決定是離開家，回想國中，我覺得我最美好的經驗是同性情誼這部分。

問題：老師在文字上的鍛鍊幾乎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，向來有「文字的精靈」的美稱，不知老師平常如何下工夫？或者這種遣文造句的能力來自天生的？

簡媜：我覺得文字方面的能力，有一部分是天生的，每個人天生都具有觀察、感受和想像的能力，但是能力不一樣，當你碰觸到文字時，自然會做聯結，能分辨出什麼文字的質感和你的感覺比較接近，這是很神祕的，我想這部分比較偏向天生的。至於後天的鍛鍊也有，從經驗中你學習到不同的形容方式，怎麼寫比較活潑？怎麼寫比較有延展性？怎麼寫比較有質感？這是可以從經驗中慢慢累積學習。此外，我覺得閱讀古典文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。所以，杜正勝說不要唸文言文，我是絕對不贊成，當然我們現在言說的方式不會使用到文言文，但是書面文字和口語不一樣。當你對詩詞歌賦吸收到一定程度後，對文字本身的感受力會增強，文

言文是文字的「塑身」器，讓你擁有結實的文字，文言文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，你唸多了，文字的曲線自然顯現。不管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，這些文字該如何組合才會形成有機的變化，其中巧妙看個人對文字掌控駕馭的功夫，有的人文字變化豐富，有的人十分呆板。這種鍛鍊有各式各樣的方法，其中一種就是古典文學的吸收，這是唸中文系給我很大的幫助。

問題：老師的文字向來是精巧雕麗，請問老師未來在創作時，在文句上是否會由現在的絢麗轉向清淡的文辭？

簡媜：我的文字風格和取材有關。一般評論者所謂「雕麗」的文字，可能是指《水問》時期的作品；在《女兒紅》中的文字比較詭艷，但到了《紅嬰仔》的部分，就變得比較淡，《天涯海角》的文字也盡量變淡。我九月將出版的書，其中有一些篇章的文字是比較清淡的。

問題：老師在受訪時表示，想出一本名叫《悠哉書》的圖文書，不知未來是否會如期出版？

簡媜：那本書後來就胎死腹中。因為目前整個社會變得不悠哉了，當初構想一些短劇、小品，從中去做一些經營，後來把精神放在即將出版的這本書上，那種感覺就過去了。繼即將出版的這本書後，接下來我想出版跟愛情有關的書，過去我寫了很多跟感情有關的札記，很多本，從來沒有發表過，我想從中整理出一本書來。另外，我對神話有興趣。

問題：老師曾經在《聯合文學》發表幾則幽默有趣的漫畫——〈簡語錄〉，不知它和《悠哉書》的內容是否相關？以後老師是否朝漫畫方面作多元的創作？

簡媜：沒有關係，以後也不考慮出版。那個部分可能等我五十大壽時，再抽印幾本出來送給親朋好友。

